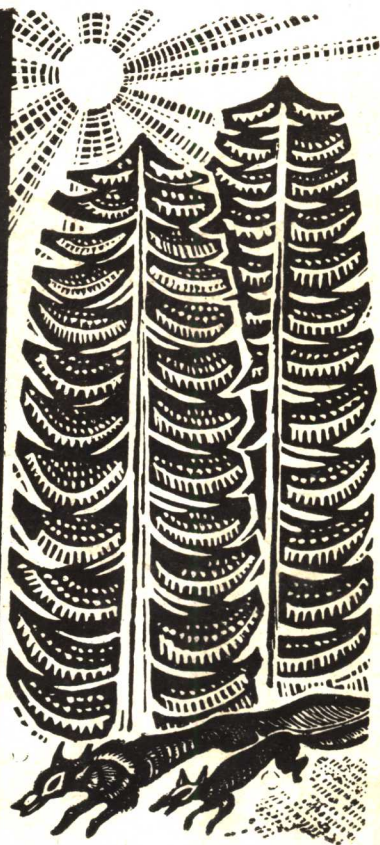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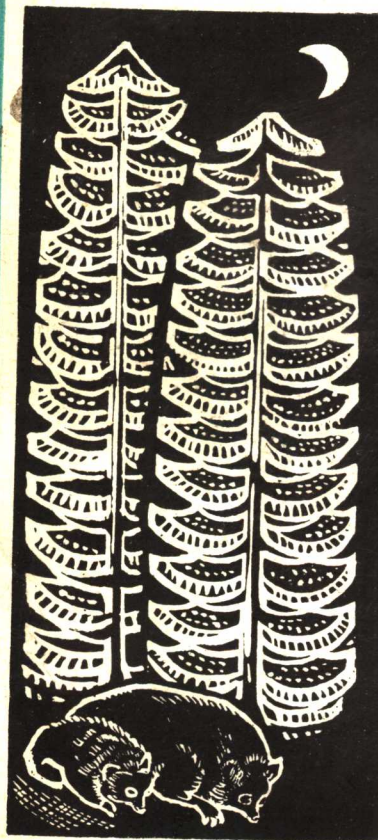


〔苏〕瓦赫唐·安纳梁著

陡峭的山路



陡峭的山路

〔苏〕瓦赫唐·安纳梁著

芮 茵 译

（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英文本）

福建人民出版社

陡 峭 的 山 路

〔苏联〕瓦赫唐·安纳梁著 芮 茵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福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3.8125 印张 73 千字

1981 年 7 月第 1 版

198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400

书号：10173·229 定价：0.32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猎人与动物生活的短篇小说集。作者根据他所熟悉的山区生活，描写了一系列惊险而有趣的故事。一位猎人为了爱情，赤手空拳与老熊搏斗；山羊、仙鹤们为防御外界的伤害，依靠自己的智慧生活着；猎人与熊、蛇交上了朋友；等等。这些短小的故事充满着生活的气息，体现了猎人的美好的感情和动物的本性，歌颂了真诚的友谊和爱情，鞭挞了贪婪、背信弃义等行为。现实的事物揉合着复杂的幻想和美丽的虚构，给读者美好的艺术享受。

目 录

瓦坦老大爷·····	(1)
白色的带头羊·····	(37)
巴克·····	(52)
伟大的心·····	(56)
放哨的仙鹤·····	(60)
鱈鱼·····	(65)
我们的强巴·····	(79)
复仇·····	(85)
叛徒·····	(102)
墓志铭·····	(116)

瓦坦大爷

一个短促的冬日又过去了，太阳已经躲进了卡拉哈奇这座大山的背后。最后的枪声也在查丁达格的山谷里渐渐消失。我把打死的小鹿用枪带拴住四条腿，扛在肩膀上，象一切得到了猎获物、以显示自己的劳苦的猎手那样，高高兴兴地下山朝着卡拉坦诺兹我们的冬季营地走去。

有一些地窖和羊圈疏疏落落地分布在长满灌木的大石山脚下的泉水旁边。我们准备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拂晓，当野鹿奔向他们的草场的时候，我们再去碰碰运气。

狗用愤怒的吠声迎接我们——在这与世隔绝的小角落里，这些带枪的人要干什么呢？

一个宽肩短腿、有一张饱经风霜的脸膛的汉子从地窖里走出来喝住了狗。我们向他道过晚安，踏掉鞋子上的雪片，低着头走进地窖低矮的门道。

一位老人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边，用窄窄的生皮条编织

鞋子。听见我们的问候，他抬起头来。

“哦，晚上好，非常欢迎你们。”他回答道，看见我们打死的鹿，就对宽肩膀的牧羊人说：“小伙子们在山里走了这么久，一定冻坏了，拿条毯子铺在炉火前面，泡点茶来，让他们暖和暖和。”

我把公鹿挂在门柱上，拿出我的猎刀问道：

“老大爷，我们能在您的火上烤一点肉吗？”

“要烤肉的话，没有比这更好的火了，也没有比你们更受欢迎的客人了。”老人安详地回答。又对牧羊人说：“亲爱的西蒙，嘿，西蒙，你去把那棕色羊羔宰了，好吗？”

“你不必这么客气，老大爷，”我的同伴插嘴道，“有这只公鹿就行了。”

老人的眼睛从那灰白的浓眉下望着他，表示不大赞成。

“我这是老规矩，在你们家里，就依你们的规矩。”他多少有些尖刻地说。并开始为烤肉耙平炭火。

“我们的鹿怎么办？”我咕哝道。

“你们把它带回城里，让你们的女朋友们瞧瞧！”老人打断了我的话。

没有办法，只得服从。几分钟以后西蒙开始剥那只棕羊羔的皮，我们则以土耳其的方式坐在毯垫上，围着暖洋洋的火堆烤火。

饱餐了一顿烤肉，喝了一些掺了野蜂蜜的淡黄色的药茶，然后我们就躺在柔软的地席上，开始谈起猎人和他们的冒险故事。

老人原来是附近集体农庄的牧羊负责人。他身子骨十分结实，有一个大大的鹰钩鼻子，前额布满皱纹，倒挂着一对浓眉。很难说他有多大年纪，但是他雪白的眉毛，光净的双颊上和鼻子周围几根稀疏的长长的白毛，都说明了他的年龄。我估计，他的壮年时期，应在本世纪之初。我在寻思，他是不是使我想起——一只垂下翅膀的老鹰？还是一棵由于年深日久而弯了腰的老橡树？

瓦坦老大爷——那就是他的名字——拿起我靠在墙上的猎枪，仔细端详着这件在熊熊的炉火下闪光的武器，用他粗糙的拇指若有所思地抚摸着光滑的枪身。

“漂亮的家伙，”他终于说，“可惜它打得不公平！”

老人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感到，可能是我的猎枪引起了他对一连串往事的回想，最后他转而问我：

“我想，你大概自命为英雄吧！”

“如果我不是的话，这只鹿能挂在这儿吗？”我多少有点夸耀地说。我希望借此打开老人的话匣子。

他对我皱起眉头，用手指轻轻拍着枪身。说：“这才是英雄。有了它，才能在姑娘的眼中抬高一个胆小鬼的身价，你得好好谢谢它！”他的俏皮话使我们大家都笑开了。

“我们都是英雄，如果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英雄的话。”老大爷接着说，“我们曾经只带一把匕首，只身闯进熊窝，可是，如今谁还把这样的猎人叫做英雄呢？”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该死的家伙发明以后就不再有什么勇敢和英雄了。你们听说过科奥格利吗？土耳其的贝克、波斯的汗一看见他的剑光就会躲进地洞。当他骑着骏马，飞驰在他那七百七十七名高大健壮的勇士的前头，大地都会在他们的马蹄下颤抖！不明究竟的人会说：‘山上的雪崩下来了！’科奥格利就是这样。可是，这样一个男子汉却被这恶魔似的小玩意儿打倒了。发明它的人，下场必然可悲。

“当人们都知道这玩意儿以后，科奥格利召集起他的勇士，拿起宝剑向一块大石头劈去，说：‘勇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战士们，要是任何一个卑鄙小人躲在角落里都能打倒一个其生命比整个世界还要珍贵的英雄，你们就可以回家了，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老人突然停了下来，他的心情非常激动。

他从火里取出一块红红的炭火，点上他那陈年的烟斗，深深地吸了几口。

“单单勇敢还不够，”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好象在自言自语。“还必须有正义感和一颗象查丁达格一样伟大、象洛利山谷一样深沉的心。”

“您一直在谈论勇敢，老大爷，”我怂恿他道，“请您给我们说说你自己的勇敢的故事吧！”

“你想让我说些什么呢？我能讲的勇敢的故事，象我的头发一样多。对于我的家族和陌生人，对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同样都做了不少好事。甚至从库拉那边来的阿塞拜疆的老乡也能在我家里投宿用膳。而现在我呢，却在这儿接待

象你们这样的新手，听着他们的嘲笑。”老人的话中有一种受了冒犯的语气。

“不，老大爷，为什么要嘲笑呢？告诉我们，您是怎样不带猎枪就去打猎的，尽管我们比不上您。”我说。

“告诉我们，您为什么对猎枪这么反感，难道它对牧人不是很有帮助的吗？”

老人悲哀地摇摇头。

“要不是因为有了枪，世界就会成为另一个样子，我自己的生活也会因此而有所不同。”他哀伤地说。

停了一会儿，他开始讲他的故事。

“我跟你们这些年轻猎人说些什么好呢？毫无疑问，对我说的一切，你们会盯住我想：‘这个孱弱的老头子真能干出那些事？’年纪老了，真该死！它使我身体衰弱，无所作为。不过，当一个聪明人在树林里看见一棵腐烂的橡树，他知道这棵树曾经也是根深叶茂，枝强树壮。我在年轻的时候也象橡树一样强壮，我的胳膊就象它的枝干一样粗壮有力。那时候我们都健康而强壮，因为我们永远要在深山老林里搏斗，而你们现在都睡在软绵绵的床上，靠着这种狡猾的小玩意儿过日子。”他指着猎枪说，“照我这可怜的脑袋瓜想来，那就是你们的脸为什么这样苍白的原由。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胳膊，所以胳膊就长得跟公牛的脖子一样粗壮。

“那时候我们的洛利和现在根本不一样，当时没有道路，没有汽车，没有大村庄。人很少，树林和峡谷却很多，里面有许许多多野兽。

“那时候我们怎么能弄到一杆枪呢？我们这地方就连火铳都很少，只有护林员或是村长手里才有，因此就有那么多野兽。孩子们到树林里去摘野梨，不一会儿我们就能听见他们看到一只熊而尖声大叫。姑娘们去取水，没走多远，她们就象发了疯似地逃回来，水罐也丢了，狂奔着挥着胳膊指出一只躺在泉水边窥伺的猞猁。查丁达格峡谷到处都有山羊，山脚下的矮树林里挤满了母黥鹿。一群群的鹿，一百头或一百五十多头一群，就象我们如今集体农庄的鹿群一样，在山坡里柔软的草地上吃草。一到秋天，鹿开始呻吟叹息，呼唤它们的情人。它们吼声很大，夜里吵得人不能入睡。野生动物多得连树林都挤不下。

“我记得有一次一只母鹿跌跌撞撞地闯进村子，孩子们带着狗追赶它，那狡猾的家伙只得从一个屋顶跳上另一个屋顶，最后逃进教堂的院子里，在圣沙奇斯小教堂里躲了起来。那时恰好是圣沙奇斯斋戒期。那母鹿冲进教堂，我们都象木头栓子似的站着一动不动，好象变成了石头。孩子们停止喊叫，狗也不叫了。

“‘嘿，乡亲们，’猎人卡拉特说，‘别碰那鹿，它是献给圣沙奇斯的祭品呢！’

“那时候我们真叫愚昧无知，就相信了他。

“另一次——那已是深秋时分，秋收已经结束——我在腰上别了一把斧头上树林去砍几根大车上用的车棍。那儿有一个悬崖，悬崖的边边上有一条小路，我顺着小路往上爬时，听见有人迎面向我走来。我头上冒出了冷汗。

“这下子我该倒霉了，’我想，‘一定是护林员，他一定会没收我的斧头，还要罚我的款。’

“我抽出斧头藏到一堆树枝底下，可是我看见的却是一只公鹿，照直向我走来。它对我毫不在乎。我举起斧头大喊‘嘿！嘿！’可怜的畜生被喊声吓呆了，它跳到一旁，摔下悬崖。我回到村里，带上几条驴子，把公鹿抬了回来，整整两天全村都饱餐了一通烤鹿肉。

“是的，亲爱的孩子们，那儿有成群的野兽，不象现在十个人开枪齐射一只可怜的孤零零的鹌鹑。你们怎么能指望找到很多野兽呢？就拿从阿拉伏底来的城里人来说吧，他们那么穷凶极恶地追赶野兔，使这些头脑简单的小东西也不得不学会一些狡猾的花招骗过这些人。

“好吧，现在我要开始讲我的故事了。那年冬天，我们在卡拉坦诺兹冬季牧场放牧，四周到处有熊。那年树林里黑莓、坚果、梨和苹果都结实累累，熊个个吃得膘肥毛润。没有哪一天熊不咬死我们的一只羊或是牛。它会把羊背在背上，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走掉。我们没有枪，连火铳都没有，熊呢，它既不怕人，也不怕狗。

“我父亲那年到梯比利斯为我哥哥采办结婚用品，还带回来一根长长的生锈的铁管。我不知道他要那东西干什么。我们村的铁匠马库奇——上帝让他的灵魂安息吧——十分心灵手巧，他把铁管的一端弄弯再钉牢，凿了一个填充火药的口子，又做了个木柄——这就成了很象枪似的玩意儿。我在枪筒里装满了火药，放进一把混合着铁屑的小弹丸，躺在梨

树林边的矮树丛里，在那边山脚下等待着。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一只大兽逐渐向我接近，一路上踏倒一些小树枝。后来它走出来，站着倾听是否有熟透的果子掉到地上来。这是一头硕大无朋的雄熊。我看见它额头上有一个不知是棍子还是子弹打的疤痕，但看得不太清楚。它离我相当近了，再走几步它就能把我踏成肉酱。

“我瞄准我的仿造的枪，扣动了扳机。这该死的东西象老式土耳其大炮那样烧了起来，炸成碎片，四下飞开。树林笼罩在一片浓烟中，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能听见熊在我的附近怒吼，我就没命地逃走了。

“唉，我倒是从熊爪下平平安安逃了回来，但是晚上麻烦可就多罗。牛群回来时我发现奥格尼斯·塔维丹兹的母牛吉伦不见了。那是特别交给我照管的。不管怎样——是被狼咬死，还是滚下山坡跌断了腿——都是我的责任。

“于是我的哥哥阿拉特就和我一同出去找牛，找到很晚还是不见它的踪影。忽然间，我发现地上有痕迹——看来好象是一种很重的东西拖过树丛直到峡谷底下。我们在月光下辨出了草地上的血迹，也闻到了血腥味。我们顺着血迹走下去，结果来到了一个模样古怪的小山包——大堆的石头、树枝，还有一块块的木头。

“‘那是什么，阿拉特？’我问。

“‘那是熊干的，’说着他就开始挖开石堆，把石头和树根向两边拨开。

“‘你这是干什么？’我问‘我们还是找牛去吧。’

“‘你是怎么搞的？’他以反问我作为回答，‘您是傻子，还是怎么的？’

“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也不敢再问——那时候我们从来不敢和一位兄长争论。我脱掉外衣，开始帮他干起来。

“石堆越来越小，一直到我们看到母牛的头，吉伦！我突然发现是它，熊咬死了母牛，把它埋起来，等以后牛肉腐烂了再好好享受一番。

“我一见到吉伦，热血就冲上脑门子。要赔偿这条牛已经够困难了，可是，更困难的是，因为我正倾心于奥格尼斯·塔维丹兹的女儿。这头该死的熊！我现在还有什么脸去见塔维丹兹？

“我们剥下牛皮，发现母牛十分肥壮。

“‘要把这些肉都丢掉，是太可惜了，’阿拉特说，‘我们把它做成肉干吧。’

“我们把肉切成块挂在树枝上，尽量地挂得高些，这样狼和狐狸就够不着了。然后我们叠起牛皮带回家。

“第二天早晨我们带了几头毛驴又来到这里。可是牛肉不见了。谁会拿走呢？四顾无人，而狼和狐狸又不会爬树！嘿，那是什么？我们费了好大功夫刨开的土堆，又恢复了原状，我们再次刨开石头和树桩，发现牛肉埋在底下。可不是吗，我们的父亲——上帝保佑他在天之灵——不总是告诉我们熊会上树吗？

“我们把牛肉堆上驴背的时候，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有个野兽正穿过林中空地向我们走来。后来我们看见

一个老大的头从一个大树桩后面探出来，头上有个熟悉的疤痕——它就是昨天碰到的那头熊。

“熊一看见我们，就转过身去咆哮着走开了。那是熊的习惯——你只要不惹它，它决不会找你的麻烦，它们甚至会从一个孩子身边安然走开。

“‘阿拉特，’我说，‘咬死吉伦的就是它，我们怎么向它报仇？’

“‘等到下雪，它开始冬眠的时候——那就好办了。’

“那头熊摇摇摆摆地走开以前，恶狠狠地望着我，好象是说：‘你们这些贼，就算是把我的猎物搞到了手，好吧，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你对我打的那一枪！’

“于是我们之间就开仗了。从那时起我和熊就势不两立，总是想杀死对方。敌对状态继续了大约两年光景。吃完这些土豆我再来告诉你们这件事是怎么结束的。”

说着这些话，瓦坦老大爷就拿起他的手杖在壁炉的热灰里掏着。埋在煤底下的土豆嘶嘶作响，能把沾在上面的灰喷掉——那就表示烧熟了。

老人以嘲弄的眼光对我的同伴瞧了一眼，他正吹着剥土豆皮时烫坏了的手指，老人嘲笑说：

“那可不是吃土豆的办法，我的孩子——那是在糟蹋土豆。”

“我可一定不能连灰也吃下去呀，我的胃可受不了。”我的同伴说，他很不习惯吃粗食。

老人哈哈大笑。

“胃？真有意思。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字眼儿。我想，这个字眼儿正是你们发明出来的，因此你们的脸色都这么苍白。”他说。然后捡出一个滚烫的土豆，在粗糙的裤子上不慌不忙地擦着。

煤灰都擦干净了，露出一个有一层诱人的脆皮的粉红色的土豆。

瓦坦老大爷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对洛利人来说，土豆可是他们的美味佳肴哩。

“心不在焉做不好事情，胃口不好得不到营养。”老人说着他的格言，“就拿我来说吧，我已经活了一百岁，但我还能穿针引线——就是凭我这双老眼！这是因为我从不在意煤灰，或是考虑我的胃，有什么就吃什么，大吃一顿。因此我年轻的时候能用肩膀扛起一辆满载的大车。

“是的，孩子们，那些挑肥拣瘦的人，决不能住在深山老林里，他们一定会胃发作！”

我们无法弄清老人说的“胃”是指什么，他很可能认为那是一种疾病。

晚饭之后，老人继续讲他的故事：

“我说的是我和那该死的熊的故事。我心里朝思暮想的只有一个念头——怎样逮住那头熊，让塔维丹兹的女儿知道我多么能干。也许她的心就会因此而对我温暖起来。

“整整四年，也许五年，我一直暗暗地爱着她。我不断消瘦下去，不断为她编出哀伤的歌曲。我给自己做了一支笛子，吹曲子唱歌。有时我下决心去看她，拉住她的手，流着

眼泪对她倾诉我的心曲。可是，每当我远远地一看见她扛着水罐到小溪边去打水，头上就冒出冷汗，耳朵发嗡，我的决心也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就跑进树林，一个人唱起歌来。爱情折磨着我，把我弄得如醉如痴，真是寝食不安。

“这时我的心上人象一棵年轻的苹果树上盛开的苹果花。正象苹果花粉红的花苞吸引了成群的蜜蜂——为了酿造鲜美的蜜而来采集香甜的花粉。我那心爱的人吸引了全村的小伙子。她的腿象鹿腿一样纤细；她的腰象黄杨树一样苗条；她的眼睛象黑色大理石一样光亮。她昂起可爱的头，象女皇一样高贵，她对任何人都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

“村子里结婚晚会上她的舞跳得多美啊，这骄傲的姑娘！我们那些小伙子对她如痴如狂，愿意掏空钱袋让吹笛人伴奏以博得她的一笑。可是一切都是罔然，她连瞧都不瞧他们一眼。你会以为她是这山里真正的女皇。正因为如此，我才从来不敢跟她接近。

“一天晚上，我坐在山洞前的篝火旁，那是我们晚上圈羊的地方。羊儿嚼着干草，或是在打瞌睡，牧人疲倦得早就睡着了，我却无法入睡，吹着笛子，悲怆的曲调飘荡在山间牧场，好象和我一道啜泣，分享着我强烈的爱情和忧伤。猎狗趴在地上，头搁在前爪上，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它们是我痛苦中的朋友，知道什么事使我苦恼不堪。

“夜深了，整个营地都沉沉入睡，一个姑娘从塔维丹兹的帐篷里走了出来，她全身素裹，就象一轮明月露出脸庞，照亮了整个山谷。她在帐篷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倾听我